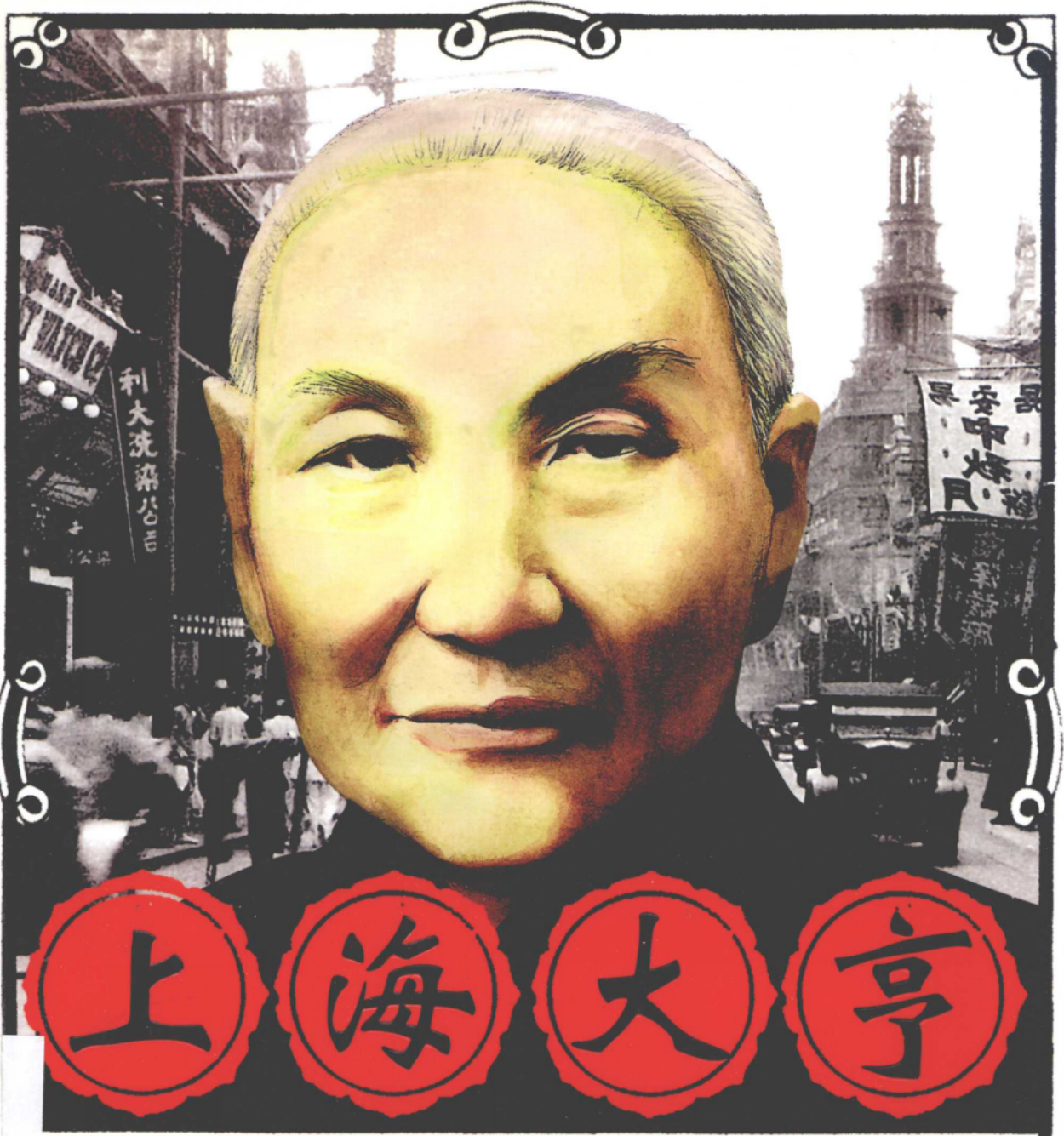




上海大亨

他出身贫苦，却在光怪陆离的旧上海站稳了脚跟。他是上海滩的一个特殊符号，却为独步上海滩而投靠日本，终为同门所恶，未得善终。他就是旧上海流氓大亨——张啸林。

中国文史出版社

生二八七七年
卒一九四零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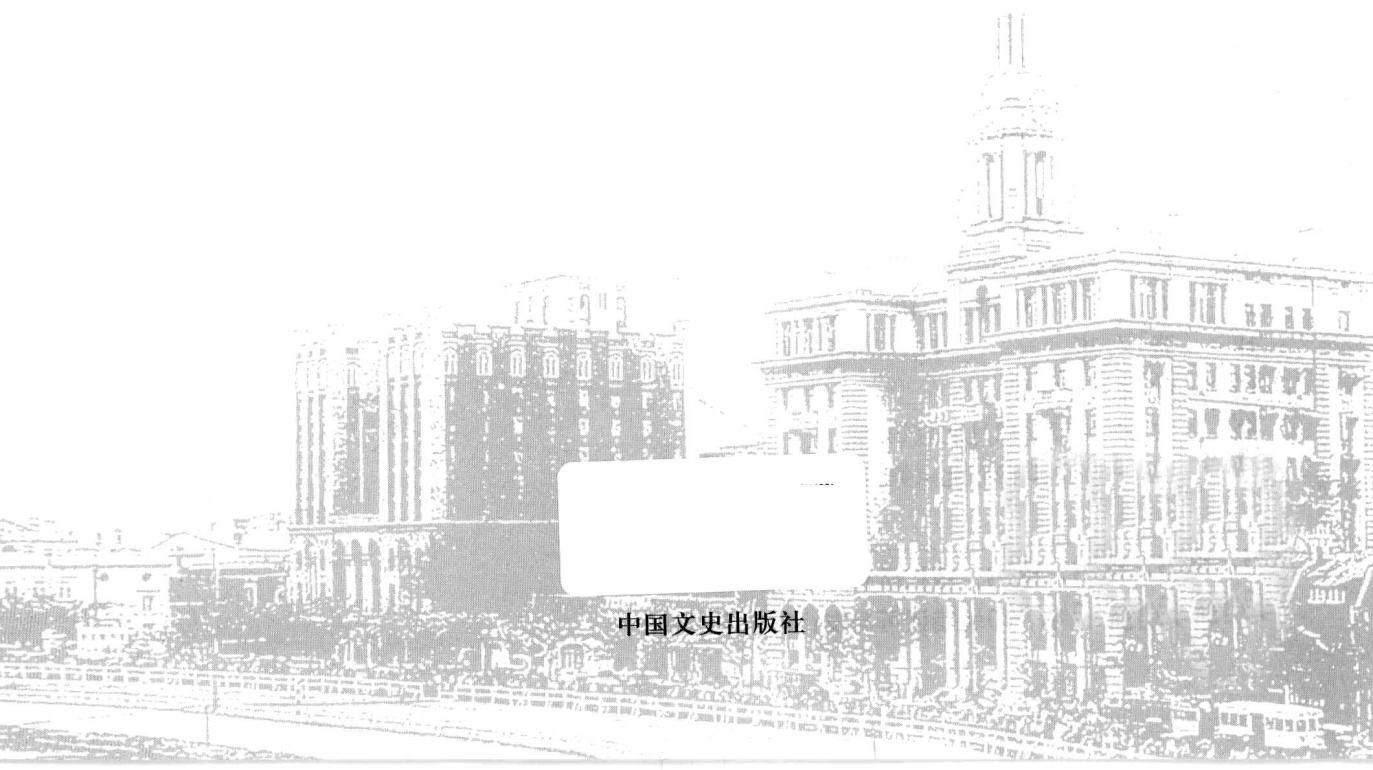
张啸林

张振宇◎编著

上 海 大 亨

张 啸 林

张振宇◎编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大亨张啸林/张振宇编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034-3622-2

I. ①上… II. ①张… III. ①张啸林(1877~1940)
—传记 IV. ①K8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59353号

责任编辑 / 马合省

出版发行 /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 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 010-66192703

印 装 / 北京睿特印刷厂大兴一分厂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 770×1030 1/16

印 张 / 30 字数: 540千字

印 数 / 10000册

版 次 / 2012年12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 2012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 价 / 59.80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海上大



前言

半个多世纪以前，上海滩出了三个乱世枭雄——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

这三个人贩毒、窝娼、聚赌、坑蒙拐骗无所不为，并以此积蓄了大量的财富，由社会底层的小瘪三，一跃而成为在上海滩翻云覆雨的大亨。

张啸林本是杭州地方的流氓头子，后因为躲人命官司来到上海。投靠了黄金荣后，张啸林仗势成为雄霸一方的大亨。他不惜重金勾结军阀，巴结政权，使三大亨合伙经营的毒品公司日益壮大。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张啸林和黄金荣、杜月笙充当了蒋介石反共运动的急先锋，并亲自指挥杀害了上海工会委员长汪寿华。

从此，这三大亨成了蒋介石面前的红人，国民党政府的军政大员也不得不着意结交。这三大亨越发不可一世。张啸林视人命为儿戏，无故将家人殴打致死却逍遥法外；早已被定为非法的鸦片贸易，而他却干得红红火火。

「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炮声，三大亨各奔东西。张啸林投入了日本人的怀抱，成了可耻的汉奸。

张啸林可耻可悲的行径令人发指。在军统和杜月笙的策划下，张啸林被暗杀。

出版 每三日出一版，按大洋四分、
本埠 每月四角、三月一元一角、半年二元二角、
外埠 每月四角五分、三月一元二角、半年二元三角、
零售 每份一分、
广告 中缝插内分四格、每格每

海上 大中 鐵工廠

專造紡織漂染整染絲光機械

染整機械

阿尼林染機

Aniline Black Dyeing Machine

黃卡其染機

Mineral Khaki Dyeing Machine

納富安染機

Naphthol Colour Dyeing Machine

彎輥絲光機

Charles Mercerizing Machine

高速拉幅機

High Speed Stentering Range

印花酸化機

Continuous Aging Machine

熱風乾燥機

Hot Flue Drying Machine

繩狀染色機

Spiral Dye Becks

會？
我們怕貨
比貨？
祇怕勿識
貨？
諸君此
較比較
到底可？

永不退色

上海 裕豐染織廠證明單

地址上海鄭家木橋蕪湖路
本廠出品各色絲光呢絨直貢呢絨大脫
海昌藍蔭丹士林以及各種色布色絨以
來暢銷全國名聞遐邇對於所染布疋非
特顏色鮮艷永不變色而且選料優良出
品精美尤稱上乘交貨之迅速尤稱獨家
茲為精益求精起見特聘著名化學師配
料精染務求名附其實以答
惠顧者之意幸希
各界仕女認明 裕豐染織廠商標為准
裕豐染織廠謹識
電話九萬五千五百九十四號

杜家祠堂建成后，杜月笙与出席落成仪式的张啸林等人合影留念
(中为张啸林)。



p89 第四章 从最底层做起

- 伍 假大夫碰上真骗子 / 105
- 叁 结交范开泰 / 95
- 壹 初次来到大上海 / 89
- 陆 入青帮 / 111
- 肆 街头偶遇黄楚九 / 102
- 貳 妓院赌场两头忙 / 92

p65 第三章 逍遥快意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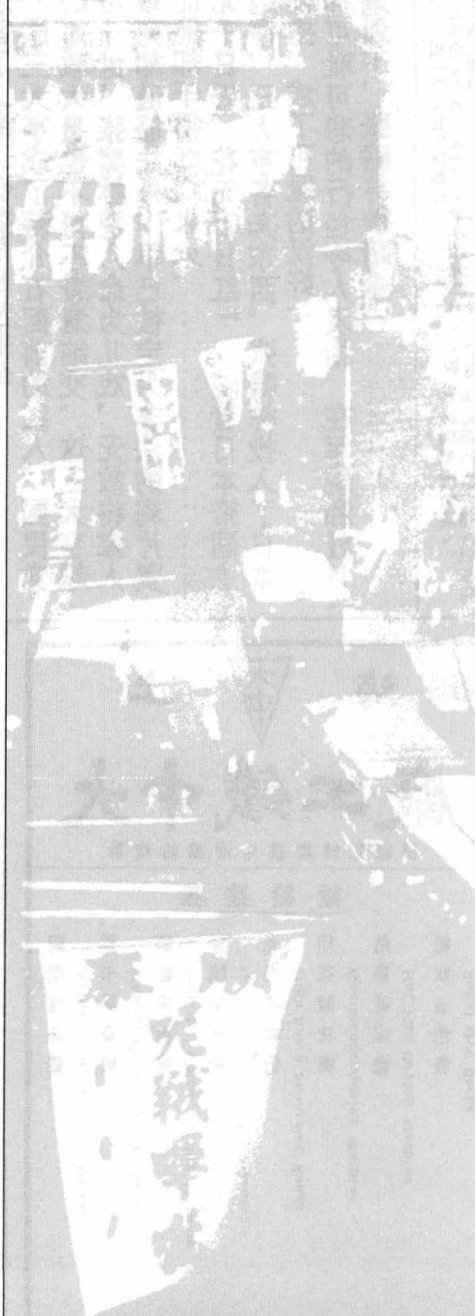
- 伍 山外有山，人外有人 / 81
- 叁 失手惹上人命案 / 77
- 壹 背靠洪帮，成了杭州一霸 / 65
- 陆 杭嘉湖上骗钱财 / 83
- 肆 流氓就是流氓 / 79
- 貳 比武场上要无赖 / 71

p25 第二章 杀出一条血路

- 柒 施计退敌 / 56
- 伍 智救妻子脱虎口 / 46
- 叁 尼姑庵绝处逢生 / 34
- 壹 为抢烟土大打出手 / 25
- 捌 除掉死对头 / 63
- 陆 险些命丧敌手 / 52
- 肆 设赌局，骗尽苗家财 / 42
- 貳 楼外楼上遭遇『鸿门宴』 / 27

p1 第一章 从小就是流氓

- 叁 发展势力找靠山 / 12
- 壹 穷人家生出浪荡子 / 1
- 肆 一不留神成了『民族英雄』 / 15
- 貳 差点儿成了军官 / 6



p201

第八章 开拓毒品市场

- ▣ 伍 烟土卖到寺庙里/226
- ▣ 叁 拜师张仁奎/215
- ▣ 壹 朋友多了好办事/201

- ▣ 肆 搞垮毒霸黄静斋/219
- ▣ 贰 军阀混战，只为争夺烟土利/210

p177

第七章 安家大上海

- ▣ 伍 纳妾/189
- ▣ 叁 举家搬迁上海滩/185
- ▣ 壹 乔迁张公馆/177

- ▣ 陆 张啸林进三鑫/196
- ▣ 肆 拜见黄金荣/188
- ▣ 贰 姜氏本是苦命人/181

p145

第六章 教父黄金荣

- ▣ 柒 三鑫公司巧经营/170
- ▣ 伍 广收门徒成霸业/160
- ▣ 叁 为洋人做事/151
- ▣ 壹 麻子脸黄金荣/1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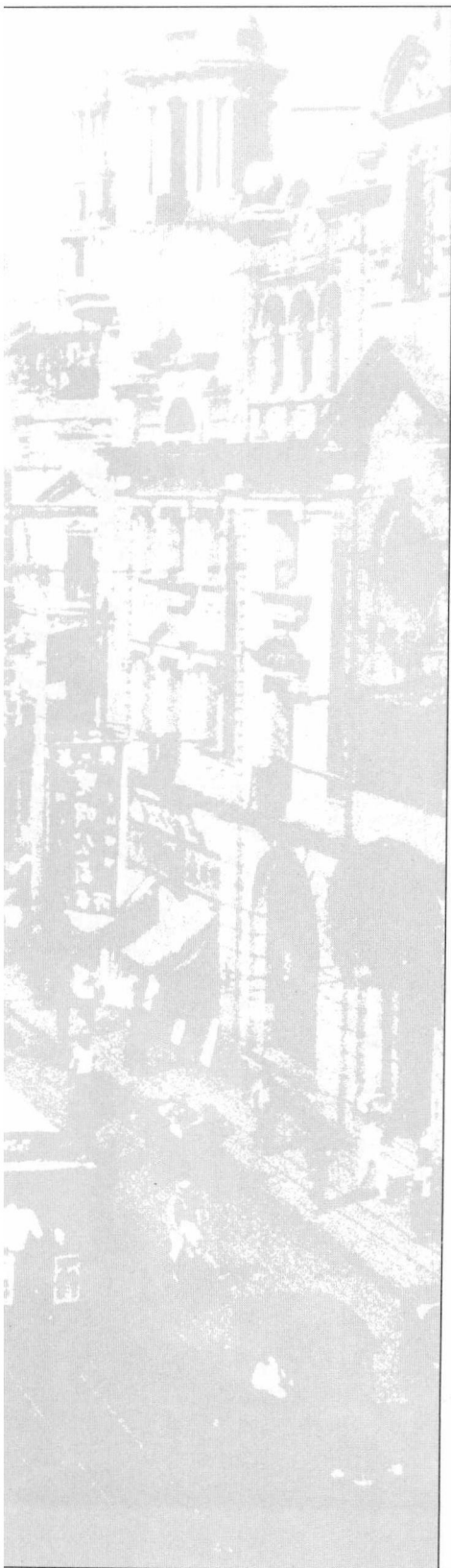
- ▣ 陆 抢夺烟土快发家/165
- ▣ 肆 连破大案，成华捕督察长/154
- ▣ 贰 裱糊店学艺/147

p121

第五章 不打不相识

- ▣ 伍 拜师黄金荣/140
- ▣ 叁 积怨太深终反目/129
- ▣ 壹 同病相怜救月笙/121

- ▣ 肆 出卖朋友赚前途/134
- ▣ 贰 痛打『金狮狗』/126



p329

第十二章 充当反动打手

- ▣ 叁 反共潮中显身手/338
- ▣ 壹 北伐军打进了上海滩/329

- ▣ 肆 「清共」功臣三大亨/345
- ▣ 貳 三大亨押宝蒋介石/334

p297

第十一章 分裂在所难免

- ▣ 柒 兄弟阋墙难复合/319
- ▣ 伍 苏州「邂逅」「水上飞」/312
- ▣ 叁 捐弃前嫌，施救黄金荣/303
- ▣ 壹 四面楚歌的黄金荣/297

- ▣ 陆 确立巡捕房新秩序/315
- ▣ 肆 王子平誓死不折腰/307
- ▣ 貳 黄金荣戏院遭绑架/300

p265

第十章 捞钱毫不手软

- ▣ 柒 杭州有个「混浑浴」/291
- ▣ 伍 小花园旅馆/282
- ▣ 叁 紫云庵里办妓院/272
- ▣ 壹 借选秀，为自家生意造势/2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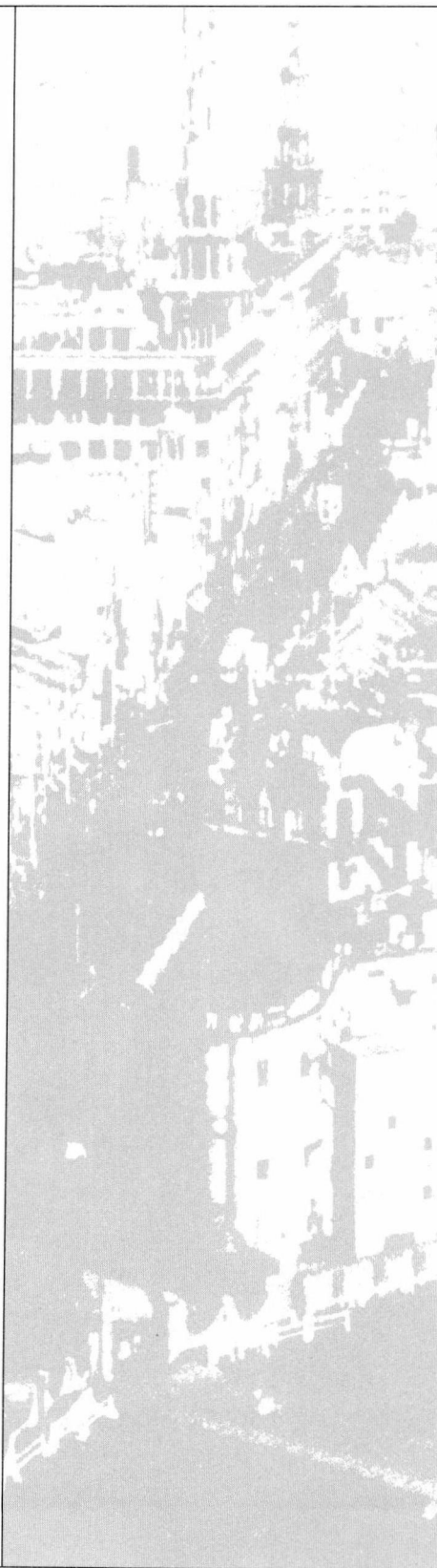
- ▣ 陆 「181号」赌场/285
- ▣ 肆 什么挣钱干什么/279
- ▣ 貳 大模大样诈洋人/268

p233

第九章 以智慧立足

- ▣ 伍 药师庵里玩妙尼/258
- ▣ 叁 张啸林迷上跳舞厅/245
- ▣ 壹 打倒对手沈杏山/233

- ▣ 肆 广州建货栈/250
- ▣ 貳 张公馆接连出命案/239



p417

第十六章 终究未得善终

- ▣ 伍 张啸林命丧保镖手/429
- ▣ 叁 如今日本是大爷/422
- ▣ 壹 无毒不丈夫/417
- ▣ 陆 真相大白/436
- ▣ 肆 包里藏/425
- ▣ 貳 张啸林成了惊弓鸟/419

p401

第十五章 不改贪财本性

- ▣ 叁 疯狂的「76号」特务组/406
- ▣ 壹 如今当官只为财/401
- ▣ 肆 决战上海滩/413
- ▣ 貳 上了暗杀黑名单/404

p3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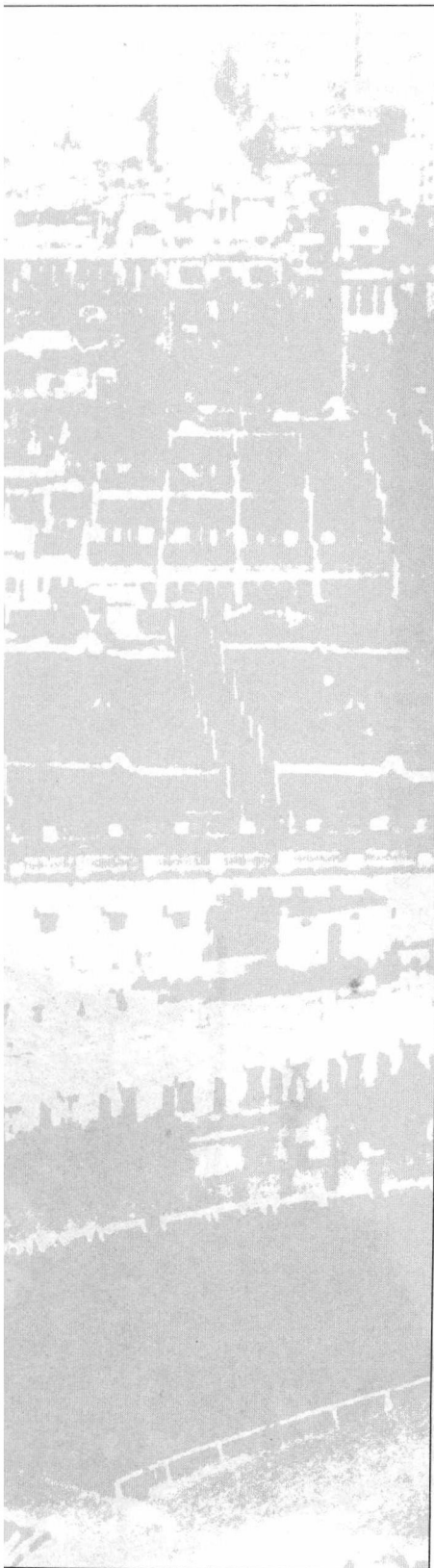
第十四章 走上不归路

- ▣ 伍 头号汉奸汪精卫/391
- ▣ 叁 受利诱出山/383
- ▣ 壹 也曾为抗日出过力/377
- ▣ 陆 寄希望于汪伪政权/396
- ▣ 肆 有奶就是娘，当汉奸也行/387
- ▣ 貳 狼子野心，调停有何用/380

p353

第十三章 不过过眼云烟

- ▣ 伍 竹篮打水一场空/372
- ▣ 叁 霖记木行终开张/364
- ▣ 壹 流氓大亨成一实业家/353
- ▣ 肆 张法尧禅寺巧卖弄/367
- ▣ 貳 闻东北/357



从小就是流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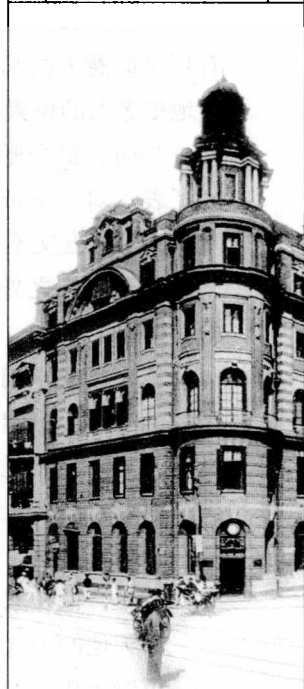
- 壹○穷人家生出浪荡子
贰○差点儿成了军官
叁○发展势力找靠山
肆○一不留神成了“民族英雄”

壹◎穷人家生出浪荡子

张啸林祖籍浙江慈溪，后迁至杭州拱宸桥。到上海后逐渐发达起来，最终与黄金荣、杜月笙合称上海三大亨。其中黄金荣年龄最长，发迹也是最早的。张啸林、杜月笙是在黄金荣的提携之下才逐渐成势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张啸林、杜月笙势力的增强，黄金荣更多的是在幕后活动，他更像是一个靠利息生活的食利者。

在称呼上，黄金荣喜欢别人称自己为“老板”，杜月笙喜欢别人称自己“先生”，而张啸林的称呼最有意思，他喜欢别人称自己为“张大帅”。也就是说，张啸林一直是以张作霖自比。可巧的是，张作霖也是土匪出身，而且他与张啸林还真有些地方相似。这既可看出张啸林的人生志向，也反映出张啸林那彻头彻尾的流氓本性。

张啸林的这种流氓土匪习性，是从小就养成的。张啸林还只有九岁的时候，便开始与杭州拱宸桥一带的小混混们交往，并由此渐渐学了坏。他的父亲张全海见到此种情况，非常心急，于是不顾家中经济窘迫，还是将张啸林送进了私塾去



念书。张全海想：孩子上了学，也就会学好的。当然张全海之所以这样做，另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希望儿子将来能大富大贵，光宗耀祖。有了这两种想法，尽管有妻子的强烈反对，张全海还是将儿子送进了学堂。

就这样，张啸林成为了一名学生。

刚开始几天，张啸林背着母亲连夜缝制的书包，来来往往，倒有点模样。父母看了，心里也着实喜欢。谁知好景不长，很快，张啸林又是一副混混样了。

原来，能进私塾的大部分是有钱人家子弟。他们的父母忙着生意，从赚来的钱中拿出一点，给孩子找个去处，却并不指望能借此道将来跻身仕途。这样，私塾里就出了一个特殊的团体——私塾少年。

这些私塾少年不守规矩，不爱学习。虽家中富有，却爱小偷、小摸，寻求刺激。他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聚赌、好色。

张啸林与这些少年为伍，很快就在偷、摸、赌、色方面驾轻就熟。他还有一个其他私塾少年所不具备的本事——打架。

张啸林的打架本事在拱宸桥一带的孩子中是出名的。这些孩子十次打架，其中有九次一定有张啸林参与；另外，张啸林下手狠、胆子大在孩子中是出了名的，有时他一对二甚至一对三也不会处于下风。正因如此，张啸林很快成了孩子们中的大哥大。

本来，按规矩，这老大的称号是只有私塾先生的子弟才有资格来承当的。但孩子们有哪个敢惹人高马大，心黑手狠的张啸林？还没等张啸林发话，那先生的孙子便无可奈何地把老大的位置让了出来。这可以算是张啸林第一次“称霸江湖”吧。

当时，最令张啸林兴奋的还是一种“称帝”的游戏。“称帝”的自然张啸林，而为了表示对“皇帝”的效忠，全班同学按家庭富有的程度分类，每天都要向“皇帝”纳费五文至十五文不等。甚至，张啸林还将女同学册封为自己的皇后。

除了打架之外，张啸林这时最大的“收获”便是学会了赌钱，这也成为以后他一生的“事业”。

本来，上学前张啸林并不会赌。在上了几天学后，他才从同学那里学来了这样“本领”。那天，张啸林背着书包，准时来到了学堂，但老师没在，眼看该上课了，老师还没来。几个少年见时机难得，便取出赌具，押起宝来。眼看着一枚枚铜板从这个人手里进了那个人口袋，张啸林目瞪口呆。赚钱太容易了！

张啸林决定，他也要去赚钱，赚大钱，把所有同学的钱都赢过来。

下午，他在家里偷了八枚铜板之后，来到了学校。

那天他的手气特别好，竟赢了十五枚铜板。

望着手中的二十三枚铜板，张啸林欣喜若狂。他幼小的心灵里有了一大发现：自己与赌有缘，既然有缘，就必会赢钱。

但愿望归愿望，真的赌起来还是有赢有输，有时甚至还输得分文不剩。怎么办？当

然是想办法搞到钱再去翻本。于是，由赌开始，张啸林又开始了偷。开始是偷家里那少得可怜的几个钱，后来是偷别人的；开始只是偷几枚铜板，到后来便不论什么，不管是否珍贵，只要有便统拿归己有。有了钱，便再去赌。

于是，张啸林在学坏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可怜张全海夫妇对此还一无所知。他们忙早忙晚，节衣缩食，将儿子送进学堂，但不曾想儿子却在学堂搞这些事情。纸里包不住火，张啸林的所作所为，终于被张全海知道了。

那天，张全海本欲算账，但手边那支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他找了找，没找到，便去翻儿子的书包。这一翻，便将张啸林的底细全都给翻了出来。

当张全海打开儿子的书包后，里面不仅有学习用具，还从里面掉出一张奇怪的纸。张全海拿起一看，那竟是一张画得不堪入目的春宫画。顿时，张全海气得头脑发胀，眼冒金星，七窍生烟，浑身发抖。

妻子张氏见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走过来一看那张画，连忙闭上了眼睛，口中连道：“罪孽、罪孽。”

张全海再难按捺满胸怒火，一把将儿子从被窝中抓了出来。还没等张啸林完全清醒过来，张全海已经一个大耳光抽了过去。只打得张啸林眼前发黑，几乎晕过去。即便如此，张啸林硬是没哭。

“说，你——你在学堂里都干了些什么？”张全海开始审问儿子，但他实在难以开口直接问那春宫画的事。

这时张啸林已经逐渐清醒过来，听老爸这一问，心中暗想：坏了，一定是在学堂赌钱的事被老爸知道了。这可怎么办？搞不好，别的事都要被老爸知道的。

他正在思考间，张全海又是一个耳光打来。“你说不说？”

张啸林的嘴角开始流血，血像一条蚯蚓从嘴角向下爬。见儿子这样，母亲真是又疼又恨。“你快说呀，小孽障，要不，你爸会打死你的。”她边哭，边向儿子大声喊。

张啸林经不起父亲的耳光和母亲的哭诉，心想：不说是打，说了也是打，不如说了，挨一顿打了事。他开口了。

张啸林不但说而且说得很详细，说到每一次赢钱竟有些激动，丝毫没注意父亲脸上的表情。

张全海的脸在变形，妻子张氏也不再哭泣，而是瞪大眼看着自己的儿子，似乎不认识他，眼神充满了惊恐。

没等张啸林说完，张全海又甩过去几记耳光。他原以为，儿子不懂事，弄张春画只是好玩，打一顿，吓唬吓唬他，以后不许玩这类东西就罢了。没想到，儿子小小年纪，竟有这么多劣迹。

“那，你书包里的那东西是从哪来的？”

张全海还是没提“画”字。张啸林聪明，一下子明白了父亲说的是什么，也知道了挨打的根本原因。

“是别人给我的。”张啸林觉得这件事不严重，所以爽快地回答道。

“谁给的？我会找他父母。说！”

“是……”张啸林支吾着，看来撒谎是不行了， “是我用七枚铜板向世兄买的。”

张啸林说的世兄是私塾老师的孙子。

听了儿子的话，张全海就如五雷轰顶，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一向认为是最圣洁、最高尚的学堂里，居然会有这种肮脏的东西。私塾先生应该是最有学问、最了不起的人啊！唉，早知如此，当初真不该送孩子去上学。可无论如何自责，现在也都晚了。

张啸林红着脸睡着了，一会儿就打起呼噜来，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可张全海夫妇上床后却相视流泪，整整一夜没有合眼。虽然刚才儿子把什么都说了，但却未见他有任何悔改之意，夫妇俩开始为儿子的未来担心了。

这件事过后，张全海仿佛一下子老了许多。他的希望破灭了，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太大了。本来张家主要依靠他给人箍桶维持生计，可从第二天起，“张记箍桶铺”一连好几天没有开张。张全海被儿子气得病倒了。

通过这件事，张啸林也有所收敛。尽管课本依然学不进去，但他却对大字产生了一些兴趣。张啸林的私塾先生虽已年过六旬，身体单薄孱弱，但他那一手大字却是非常的苍劲有力，与他的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正是老师的书法引起了张啸林的兴趣。没事儿时，他便会铺开纸练字。日复一日，进步倒也不小。

虽然张啸林在私塾里没能像父亲所期望的那样好好学习，但他在书法上的收获还是很大的。后来，他成为上海三大亨后，他的一手好字一直是他的骄傲。与张啸林比起来，黄、杜二人简直就是目不识丁。

张全海夫妇见儿子写字如此用功，自是大感欣慰。张全海的身体也复原了，生意也比以前好了。

就在张家的家境慢慢好转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正在经受外国势力的极大冲击。在沉重的压力下，小商人们苟延残喘，宣告破产倒闭的时有所闻。小小的“张记箍桶铺”也没逃脱掉，生意清淡，几乎到了要关门停业的地步。

1890年，张啸林十三岁那年，江浙一带遭遇天灾人祸，疫病大作。老百姓衣食无靠，饥荒遍地，饿殍遍野。

靠着平日的积蓄，张家勉强撑了一阵子，但是，不幸还是降临了。

由于积劳成疾，张啸林的父亲张全海丢下孤儿寡母，突然撒手归西。张家的顶梁柱倒了，一切都乱了套。

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张全海的棺木被运回慈溪老家下葬。埋葬了父亲，张啸林只有随着母亲怀着悲痛的心情再次回到拱宸桥。

此时，张啸林的哥哥张大林已有二十岁，他和母亲撑起了门户，维持着箍桶店，但家境日益衰落。

经过这场变故之后，张啸林似乎有所悟。有一天，他突然对母亲说，他要离开私塾去找一份事做。母亲听了，潸然泪下。要是有一分活路，她也不会让儿子小小年纪就为生计奔波。

几天之后，张啸林进了他哥哥所在的工厂，成为机房的学徒。

随着时间的推移，父亲的死渐渐被张啸林遗忘，他又不安分起来。

他先是从机房里偷纱锭，偷来之后卖点钱，去酒店喝酒。久而久之，张啸林的行为被机房老板发现，老板不敢直接去找他，便去威吓他的哥哥张大林。幸亏张大林赔尽了理，赔足了钱，才把这桩事了结。

不偷东西没有钱，张啸林就去赌，下工的时候赌，该上工的时候他也常不去，经常躲在赌棚里一赌就是一天。

机房的老板不敢开除他，提出要是他再旷工除了扣钱还得罚钱的要求。张啸林满口答应，但不许老板告诉他母亲。

从此，张啸林便一发不可收拾，他不务正业，专同流氓地痞为伍，不时聚众闹事，寻衅打架，使拱宸桥的人对他头痛万分。

1897年，年满二十岁的张啸林，长得五大三粗，膀阔腰圆，臂力过人。看着浑身发达的肌肉，他突然觉得自己是块凭拳头混饭吃的料，不该靠卖力气做工吃饭。

趁此机会，没等机房老板开口说开除他，他倒先撂了挑子，喜得老板背地里直念“阿弥陀佛”。

于是，张啸林一身的好力气，完全没有用在正道上。他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混混，在拱宸桥一带干了很多坏事。

但拱宸桥的人一般都认为张啸林年龄还小，不懂事，这些都是孩子的恶作剧，将来自然会悔改的。所以尽管张啸林作恶多端，却并没有人要把他告到官府去。当然这也是因为张啸林“兔子不吃窝边草”，很少欺压拱宸桥本地人的缘故。

一转眼，张啸林二十六岁了。在拱宸桥混了几年后，他忽然发现，原来和自己一起闯荡江湖的兄弟们，已经一个个地离开了他。他们有的娶妻生子，再也不肯出来瞎混；有的跑到外面去见世面，据说混得不错；还有的现在做起了正经营生，也不再与他往来了。随着身边的人越来越少，张啸林不免产生了一丝丝的孤独感。

张啸林也想娶老婆，可拱宸桥一带谁愿意把女儿嫁给他？他除了一个穷家和多病的母亲外，一无所有。更重要的是他的臭名声。

俗话说“鲜花插在牛粪上”，可现在张啸林的名声坏得连牛粪都不如。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它原本可以彻底改变张啸林那当混混的人生轨迹，但他还是没能抓住这次机会。

贰◎差点儿成了军官

1903年的一天，张啸林闲着没事正在街上溜达，忽然见到大街口围了很多。他挤过去一看，原来是墙上贴着一张告示，大家正在看。

张啸林定睛一看，原来是浙江武备学堂招考。本来，近两年，这类告示很多，只不过张啸林从未留心过，而这次张啸林却仔细地看了两遍。要不要去考武备学堂？是不是该到外面去闯闯？这个问题在他脑子里反复闪现。

当天晚上，张啸林又反复寻思了一夜。直到天快亮，他终于打定了主意。

第二天一早，张啸林老早就起床出了门。这令他母亲张氏很奇怪。而更令她奇怪的是，儿子今天没有到街上去找自己的那帮哥们儿，而是朝相反的方向走去。尽管儿子去干什么，母亲早已管不了了，但她还是问了一句：“阿虎（张啸林小名），你干什么去？”

“妈，中午我可能不回来了，您不用等我。我去看个人，晚上再回来。”张啸林头也没回，边说边向前边走去。

杭州城西有座吴山顶，距杭州城不远。近几年来，山上出了个测字先生，据说非常灵验，所以名声也越来越大。

说到这儿，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算命、相面、测字的这些人。可能大多数读者都认为这些都是骗人的。当然，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些人所从事的营生能经久不衰，还时不时出现个“小神仙”什么的，甚至到现在还有这种现象。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人上当，这里面还是有其原因的。

江湖上曾存在一个以算卦、相面为业的门派——汪相派。这一门派中有一秘本——“英耀篇”，或许能说明问题。

这“英耀篇”乃是汪相派中一些大相士们必读的“秘本”，被认为是师门大法，是不轻易传授给徒弟的。也只有得到这个“秘本”，才能算是真正得到了师门的真传。它还规定相士们不能传授给儿子、女儿和女婿。同时，被传授人要具备下列几个条件：要仪表堂堂，使人一见便生敬意；要聪明、伶俐，词锋锐利；要能保守师门秘密，即使失手也不能出卖同伙。传授时的仪式也很正规，被传授人要拜祖师、焚丹书并立重誓，然后才由师父将这一秘本口授给徒弟。

这“英耀篇”的“英”字，大致是家底、身世的意思；而“耀”就是用非常高明的手法去取得的意思，合起来也就是“怎样运用手法去使对方吐露自己的家底和身世”。

这一“秘本”虽只有数百字，却将各色人的意愿和欲望，怎样从人们的外表、言语来观察他们的身世和内心世界，怎样使人吐露家底身世的方法都概括了出来。全篇以文言写成，其中夹杂着很多“黑话”，所以外人即便得到了这一秘本也看不明白。

现将这一“秘本”抄录如下：

一入门先观来意，既开口切莫踌躇。天（父）来问追（子）欲追贵，追来问天为天忧，八（妻）问七（夫），喜者欲凭子贵，怨者实为七愁；七问八，非八有事，定然子息艰难。士子问前程，生孙（商贾）为近古（近况不好），叠叠问此件，定然此件缺；频频问原因，其中定有因。一片真诚，自说慕名求救，此人乃是一哥（最信命运的人）。笑问请看我贱相何如？此人若非火底（有权有势的人物），就是“畜生”（有意捣乱之人）！砂砾丛中辨金石，衣冠队内别鱼龙……（下缺四句）。

僧道纵清高，不忘利欲。庙郎达士，志在山林。初贵者志极高超，久困者心无远大。聪明之子，家业常寒。百拙之夫，财终不匮。眉精眼企，白手兴家之人。碌碌无能，终生工水（职工、贫穷）之辈。破落户终极不离鞋袜，新发家初起好炫金饰。神暗额光，不是孤孀亦弃妇。妖姿媚笑倘非花底（妓女）定宠姬。（中缺两句）满口好对好，久居高位；连声是是是，出身卑微。面带愁容而心神不定，家有祸事。招子（眼睛）闪烁而故作安详，祸发自身。好勇斗狠，多遭横死。怯懦无能，常受人欺。志大才疏，终出咄咄空抱恨。才偏性执，不遭大祸亦奇穷。治世重文学之士，乱世发草泽英雄。通商大邑竞工商，穷乡僻壤争林……（下缺四句）。

急打慢千，轻敲而响卖。隆卖齐施，敲打审千并用。十千九响，十隆九成。敲其天而推其比（兄弟），审其一而知其三。（下缺两句）先千后隆，无往不利；有千无隆，帝寿之材。故曰：无千不响，无隆不成。学者可知其端而理其绪，举一隅而知三隅。随机应变，鬼神莫测，分寸已定，任意纵横。慎重传人，师门不出帝寿，斯篇玩熟，定教四海扬名。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所谓的“秘本”究竟都说了些什么吧。

开头第一句的意思是说：对那些前来看相算命，求神问卜的人，一进门来，就要先观察他是怀着什么愿望和心事而来的。你如果捉摸不透，就不要胡乱开言；但一开口，就要用一套有组织、有层次的发言和发问来对付对方，切勿犹豫不决，你一犹豫，对方就不会信任你了。

然后，“秘本”又分析道：“父亲来问儿子，是希望儿子富贵；儿子来问父亲，必然是父母遇着什么不幸的事。妻子来问丈夫，面带希望神情的，是想丈夫富贵腾达；面露怨恨神色的，必然是丈夫好嫖好赌，或是宠爱侍妾。夫来问妻的，不是妻子有病，就是她没有养育儿子。读书人来问的，主要是求功名富贵；商贾来问的，大多是因为生意不振。态度诚恳而又自说是慕名前来求救的，多数是非常相信命运的；而笑吟吟地说‘请看看我贱相如何’的，如果不是衣食丰足、有权有势的人物，就是故意前来捣乱的。如果屡屡问这件事，那定然是缺少这一样；频频问什么原因，其中一定有原因。要注意！有些富贵中人却会装出很穷困、很倒霉的样子来试你，你要在砂砾丛中辨清哪是金

子，哪是石头；有些破落大家的子弟或是清寒之流的人物，会混进富贵人中来算命，你要在衣冠队里识别谁是龙，哪个又是鱼。”

接着，“秘本”又从人们的外表、谈吐、性格来分析他们的意愿、心理状态，以及可能遭遇的命运等。其大意是：即使最自命清高的和尚、道士，他们的心里仍然忘不了名利；那些做大官的人物，即使心里很贪恋官位，口中却喜欢谈论归隐山林。刚刚中了举人、进士或刚做官的人，他们的欲望最强，而且总是趾高气扬；而那些长期潦倒或郁郁不得志的人，他们的希望值就很低，不会有远大的志愿。所谓聪明的人，往往高不成，低不就，到处碰壁，结果常是很潦倒、很穷困。而百拙之夫，他们的希求不高，上司反而喜欢他们，他们的饭碗反而可以保持长久，家中也常有结余。那些细皮嫩肉但形容枯槁、衣服寒酸却穿鞋踏袜的人，多半是个破落户。粗拳大爪而意气自豪，衣服朴素而佩有金玉饰物的，必是个白手起家的老板。虽衣饰华丽，但额角光滑、面带愁容的，不是孤孀就是弃妇；满手金饰，打扮妖艳、风情万种的，不是当红妓女，就是富贵人家的宠姬。满口“对、对、对”的，极可能是个有权势的人；而连声“是、是、是”的，他的职位、身世一定很卑微。面带愁容，心神不定的，说明家中有不幸事发生；如果客人言词闪烁，故作镇定，一定是他的什么罪行败露了。

接下来，是“秘本”最重要的部分，因为这部分是方法论。它把怎样套取对方家庭、身世，以及使他们心悦诚服的方法，归纳为六个字：敲、打、审、千、隆、卖。

“敲”是旁敲侧击；“打”就是突然发问，使对方措手不及，于仓促间吐露真情；“审”就是察颜观色，辨别真伪并由已知推知未知；“千”就是刺激、责骂、恐吓，向对方要害处打击；“隆”就是赞美、恭维、安慰和鼓励；“卖”就是掌握了对方资料之后，从容不迫地用肯定的语气一一讲出来，使对方惊异和折服。

“秘本”中还指出，这六种方法在实际运用中应是相互配合的。至于怎样配合呢？

“秘本”又指出：“敲其天（父）而审其比（兄弟），审其一而知其三。”“急打慢敲，轻敲响卖。”“一敲即应，不妨打蛇随棍上，再敲不应，何妨拨草以寻蛇。”这六个字中，最重要的是“千”、“隆”两字，所以“秘本”上反复指出：“十千九响，十隆十成。”“无千不响，无隆不成。”“先千后隆，无往不利。”“有千无隆，帝寿之寿（愚蠢倒霉到极点）。 ”

在这几种方法中，江湖相士们最注重的，是个“隆”字。他们认为，如果是太平盛世，你就要多鼓励资质好、有条件的人去应科举度或从事正当的工商业。如果是乱世，你就要多鼓励够胆识、够豪爽的人去从军，或是从事诸如走私、炒买炒卖等营生，这样做，对你自己有百利而无一害。你教别人去这么做，说他们将来一定会发迹，这样他们心里一定很高兴，就会为你吹嘘、做宣传，这是你目前的收益。而将来你的收益将更大得无法估量，他们之中只要能有几个人真的大富大贵了，即使不重谢你，也会到处为你扬名，说你灵验。而有了这几个有势力有面子的人为你撑腰，你自然享用不尽。而那大